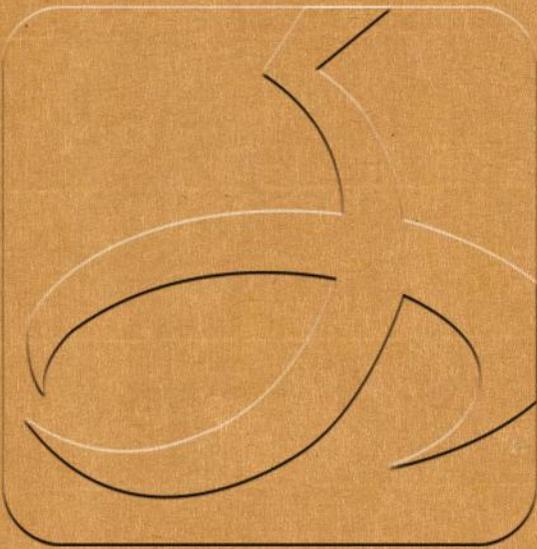




44.199
4437
:5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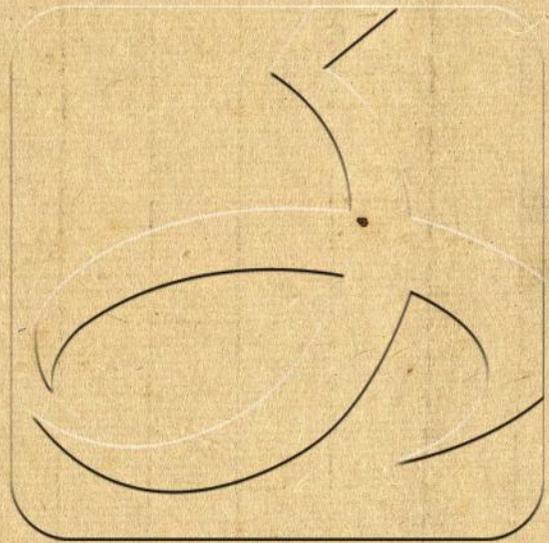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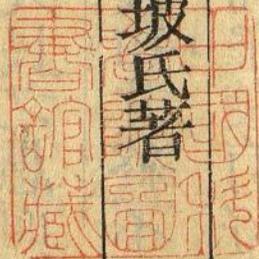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四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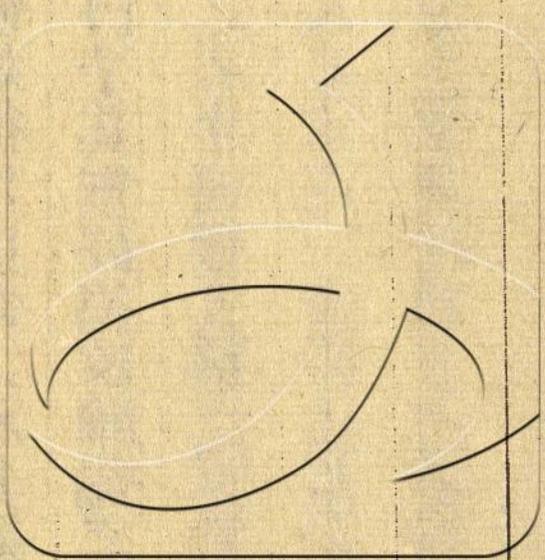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強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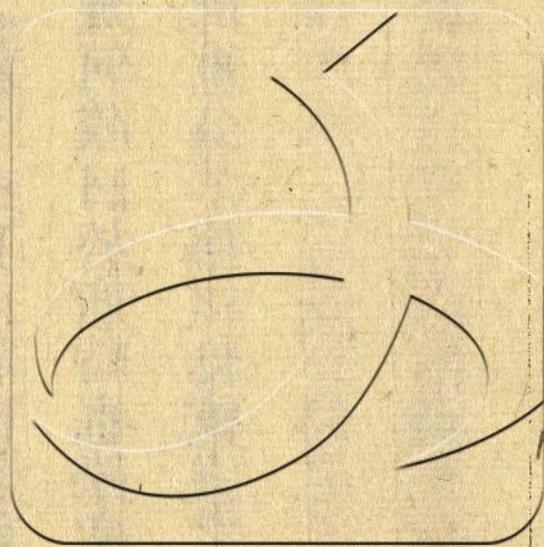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界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

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以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旣成而不可變矣故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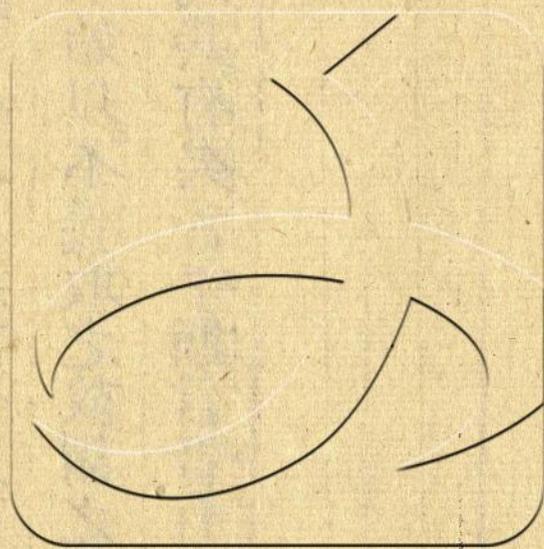
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郟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身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

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益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土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孔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深蓋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以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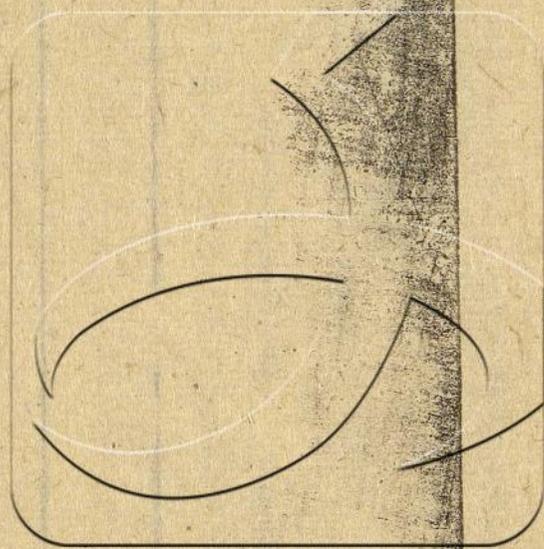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均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

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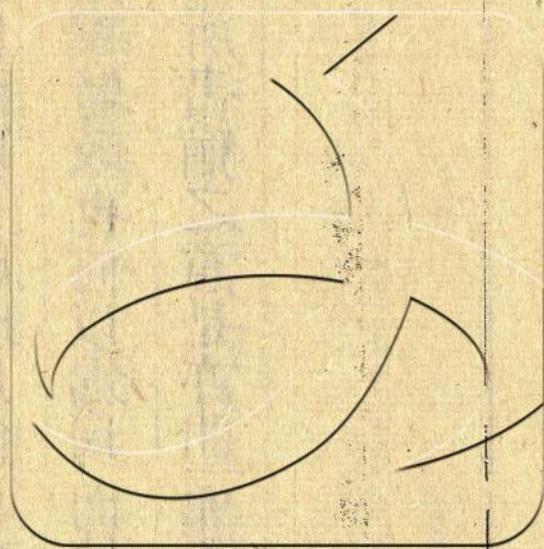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

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篋而末有不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率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接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

東坡全集卷四
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
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
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
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
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
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
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
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
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
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
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
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麋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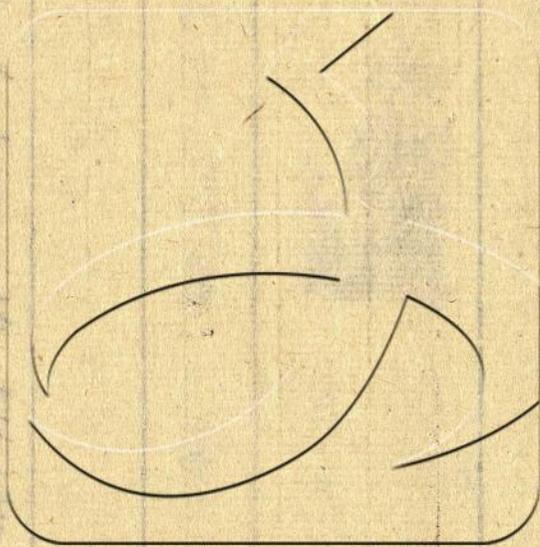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四
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犧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

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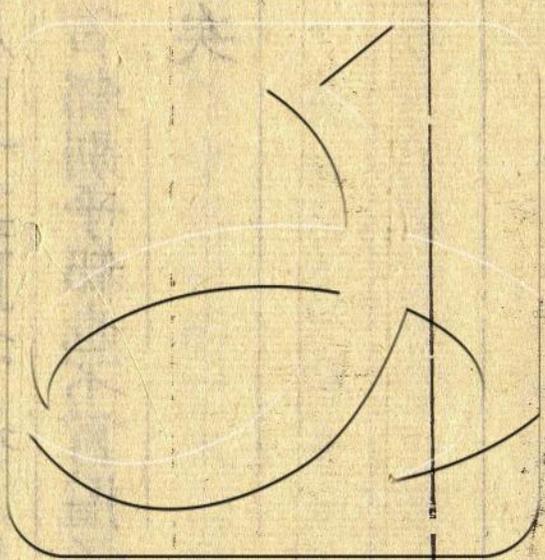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二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
 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
 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
 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濼間邱來奔莒牟夷以防茲
 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
 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
 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

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
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
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
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
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
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
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
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爲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
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
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
歟當時之簡牘旣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
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
濶而不可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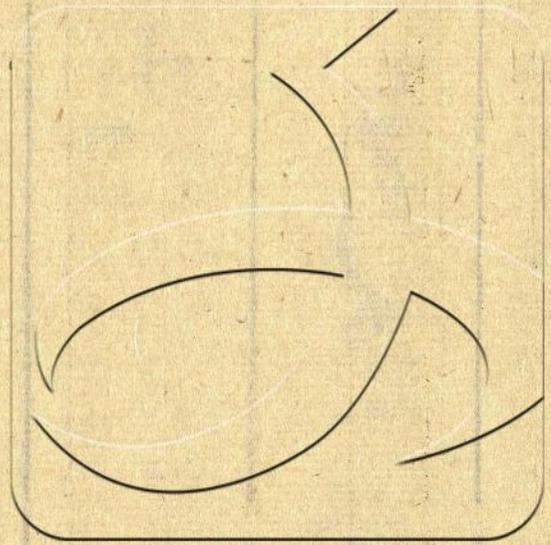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竒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識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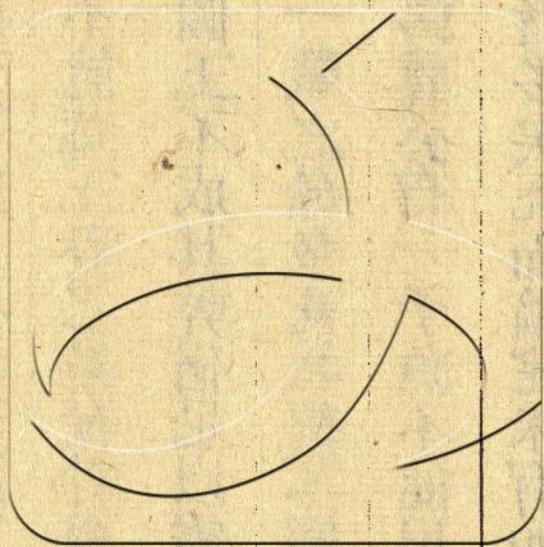
二年邲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
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
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
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
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
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
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蘇若無罪

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斲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紆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遊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

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乎秦旣不可及矣

荀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
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
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
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
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
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
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
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
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

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吕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吕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

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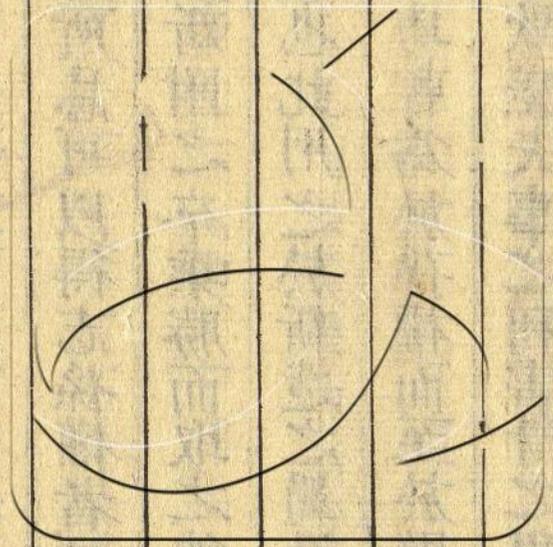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黔布必不出

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益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

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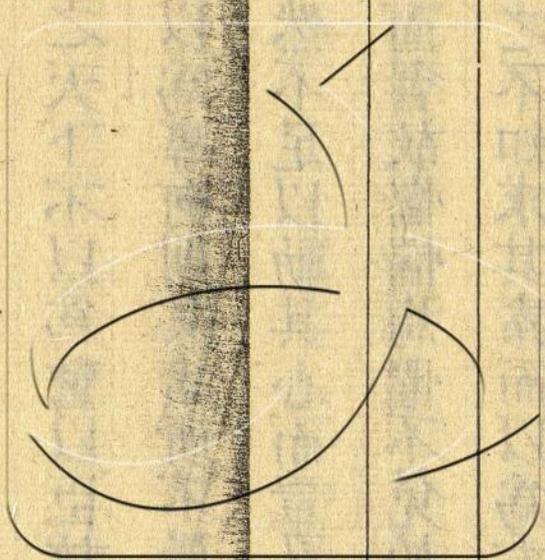
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
 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
 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
 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
 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
 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
 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
 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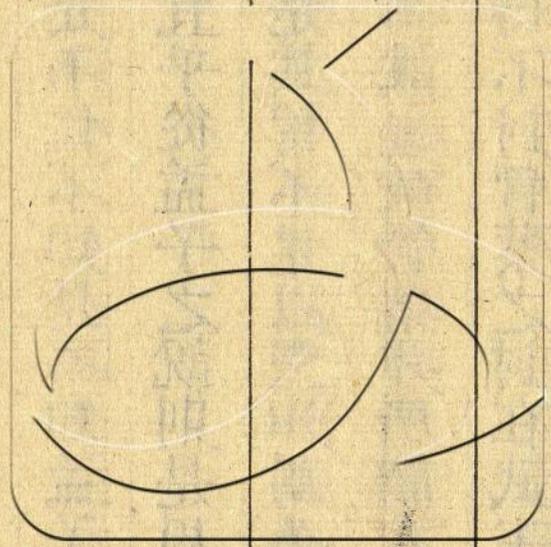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

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主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主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旣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主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

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委官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其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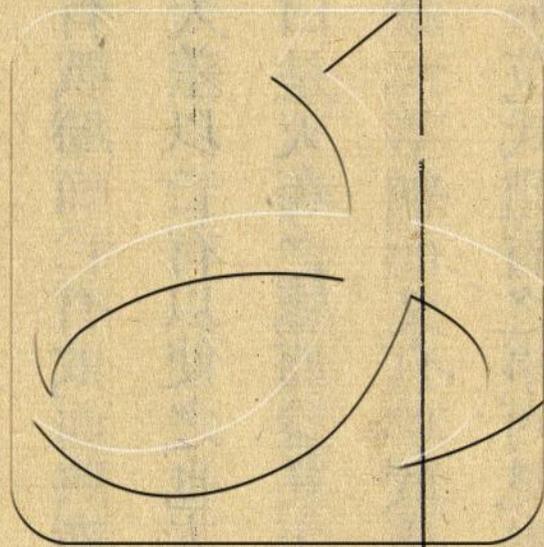
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
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
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
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
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蹻踞若有
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
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
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
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
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
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
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
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遠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
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明最好
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鶩鶴
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
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
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

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得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帥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克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曾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也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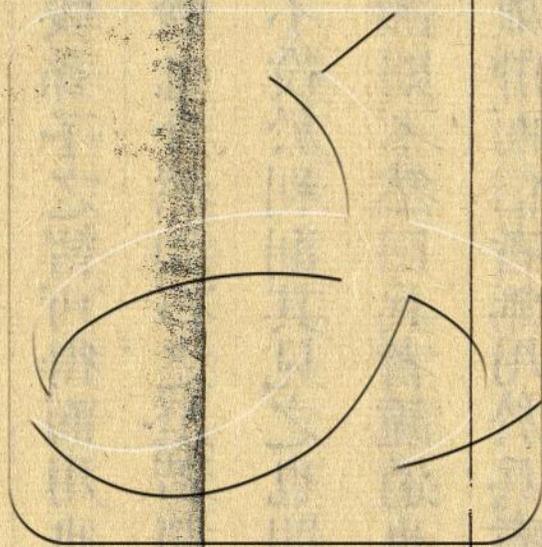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

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

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

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

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瀧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白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

東坡集卷四
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
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
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
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
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
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
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書
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在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
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
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
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

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
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
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
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
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以據之是
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
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
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
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

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
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
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
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
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
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
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

東坡集卷四
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
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
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
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
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
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
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
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
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
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

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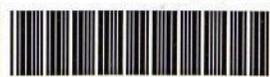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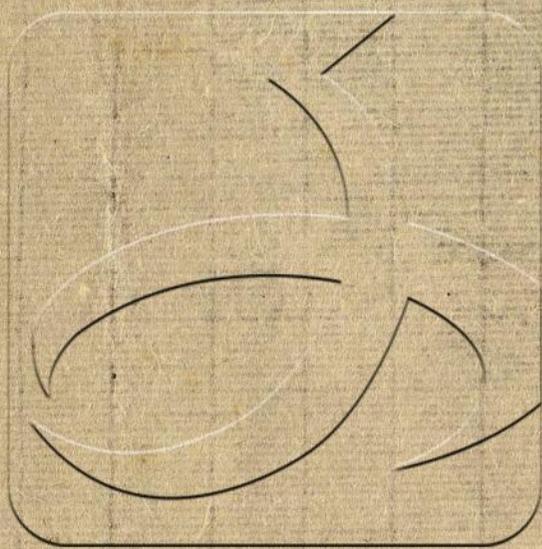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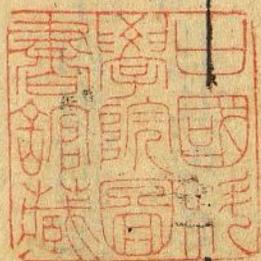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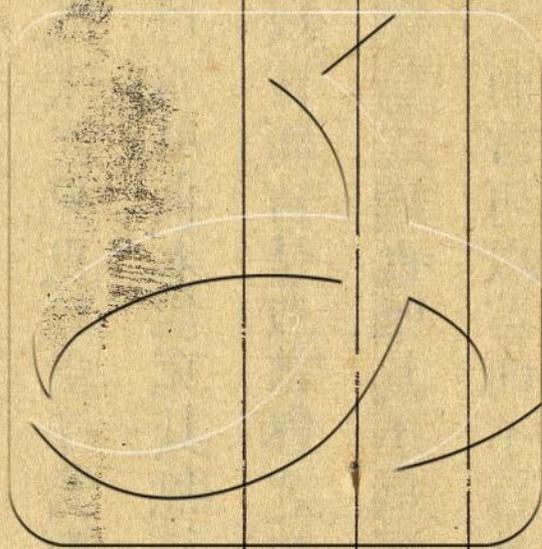
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

三字一作不可察

此其中必有

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

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70025352

